



他年少有为，平陈灭蜀战突厥，一统华夏；  
他搞权谋、施诡计，排挤打压亲兄弟，荣登大宝；  
他雄才大略却拒纳谏言，重大工程不断上马，  
终耗尽天下民力，以致遍地狼烟；  
他独夫独欲，享尽天下，终魂断江都，成为后世帝王反面教材。

田芳芳◎著

XIONGLUE BAOJUN  
SUIYANGDI

中国历代  
风云人物

雄略暴君

# 隋炀帝

『上册』

中国铁道出版社  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# 雄略暴君

隋炀帝



田芳芳◎著

上册

中国铁道出版社  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雄略暴君：隋炀帝：全2册 / 田芳芳著. —北京：  
中国铁道出版社，2017.3  
（中国历代风云人物）  
ISBN 978-7-113-22796-8

I. ①雄… II. ①田… III. ①隋炀帝（569-618）-  
传记 IV. ①K827=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019463号

书 名：雄略暴君：隋炀帝  
作 者：田芳芳 著

责任编辑：殷睿 刘建玮

电 话：（010）51873038

封面设计：MX DESIGN  
STUDIO

电子邮箱：liujw0827@163.com

责任印制：赵星辰

出版发行：中国铁道出版社（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邮编100054）

印 刷：北京尚品荣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：33.5 字数：637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113-22796-8

定 价：59.80元（全二册）

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，如有印刷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电话：（010）51873174（发行部）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：市电（010）51873659，路电（021）73659，传真（010）63549480

## 目 录

---

- 【第一回】 息流言庭训论将道，弥嫌隙烹茗弄诗情/1
- 【第二回】 斩湍流夤夜渡天堑，奏凯歌北兵入建康/21
- 【第三回】 南朝平定静下藏动，功臣封赏亲中蕴仇/73
- 【第四回】 欺良民哪堪为父母，惩贪官方可称英雄/93
- 【第五回】 少年郎赌斗心如马，将军汉射覆意似猿/121
- 【第六回】 斥巫蛊李纲说玄理，救侠女唐凌赠青骢/169
- 【第七回】 少殿下酒后弄云雨，大将军阵前叱风雷/197
- 【第八回】 陷囹圄杨秀遭幽废，登仙籍文帝终驾崩/223
- 【第九回】 承皇统杨广继帝位，断食水越公辞人间/253
- 【第十回】 膺大任李春谈疏浚，定国策杨广开运河/283
- 【第十一回】 察冤情国法除恶吏，悲世事良言刺昏主/323
- 【第十二回】 传童谣李氏遭贬斥，作悲歌王薄反隋廷/361
- 【第十三回】 韩金凤阵前招夫婿，窦线娘狱中救亲人/411
- 【第十四回】 杨义营秦琼逢旧物，江都城杨广遇真仙/441
- 【第十五回】 唐国公兵发出晋地，李世民棍扫破隋天/467
- 【第十六回】 观枯荣杨广悲命数，鉴兴衰隋炀哀庙堂/493
- 【第十七回】 尧君素身死完忠烈，李世民心忧系苍生/511



## 【第一回】

# 息流言庭训论将道，弥嫌隙烹茗弄诗情

公元588年，隋开皇八年。

这是一个秋高气爽、天蓝云淡的季节，也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季节。

灿烂的阳光像多情的少女含笑播撒着温暖，欣然地渲染着生动的原野。远处，那翻滚着的业已橙黄的黍地被田埂割成了大小不等的方块，接着便是翻滚着火红色彩的高粱地，近处，饱满的大豆似串串金铃，随风而舞，发出哗哗的声响。

田野的秋风又轻又暖，吹在脸上，像是美人的玉手在温柔地抚摸，让人心中泛起阵阵别样的感觉，果香和庄稼的甜味在空气中飘荡，长吸一口，沁人心脾。

在这迷人的秋野上，二十一岁的晋王杨广一袭白衣，跨坐在身高体长的乌龙驹上，一手执缰，一手擎鞭，仰天长啸，宛如长空落下了惊雷。

“看孤王饮马渭水！”说着，杨广一抖丝缰，催着乌龙驹闪电般飞驰向前，惊得后面的侍卫官张衡大叫：“晋王小心，晋王小心啊！”

滔滔的渭水岸边，杨广猛地勒住飞奔的战马。那乌龙驹骤然止步，后腿陡立，前腿双双离地，当空舞了几下。晋王猛然夹住马肚子，弓着身子，伸头探向前方。那马似有灵性，抖抖鬃，甩甩尾，咳咳一阵长嘶，前蹄在松软的黄土地地上不停地刨着。

杨广翩然下马，在马背上轻拍了两下，深情地说：“老伙计，不要心急嘛！父皇已经颁下平陈的诏书，还任命孤王统率十万雄兵呢，这下，你又可以一展你的神威了！”

看着眼前神采飞扬的千里神驹，杨广的思绪像插了翅膀，掠过无际的渭河平原，向北飞向茫茫一色的戈壁……

开皇五年，杨广刚好十七岁。那一年，杨广迎来了平生的首战——抗击突厥的战斗。在迎春花绽放伊始的时节，立国不久的隋朝北疆便腾起了狼烟。掳掠成



性的突厥汗国发倾国之兵，又一次南下“牧马”，秦城汉关再次骤然紧张，且已有多处要塞被攻破。

边关危急，长安危急，大隋朝危急。接到父皇杨坚的诏命，已在并州（今山西太原）署内任职的杨广旋即整顿甲兵，率虎贲五千北上迎敌。

虽是第一次担此重任，但杨广全无惧色，反而底气十足，他坚信自己的所学，坚信自己多年磨砺出的能力。行军途中，他和自己的老师——王韶、李雄、李彻仔细研究了敌情和进攻的方略，制订了详细的作战方案。杨广慷慨激昂，踌躇满志，面对报国复仇心切的兵士，他折箭而誓：“不大胜，不回还！”

那番话，即使让久经战阵的老将们听了，都觉得热血汹涌，都感觉杨广威风凛凛，充满着勃勃的英气。

这是一场漂亮的反击战！

杨广兵微将寡，面对强敌，他利用地形巧妙周旋。终于，在一处狭谷地带，他抓住突厥兵一时的混乱，呐喊一声，挺枪率先冲入敌阵。杨广马快枪利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敌人大乱，紧急后撤，杨广穷追不舍，追击二百余里，斩敌近万。此战，杨广崭露头角，受到了隋文帝杨坚的嘉奖，杨广少年英豪、智勇双全的美名在朝野内外传扬。

当时，杨广骑的就是这匹当时仅有一岁半的乌龙驹。后来，每每说起爱马当年的神威，杨广便自豪得不能自己。

奔流的涛声把杨广拉回现实。他伫立河边，望着辽阔的原野，汹涌的河水，心潮难平。“自古英雄出少年！”他是听着这句话长大的，而现在恰恰是需要英雄、创造英雄的时代，一股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激情开始在他的胸际荡漾。

忽然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，只见一匹火红色的战马正向这边奔来，身后腾起一路的黄土。待战马近了，张衡一眼认出了来人，高声叫道：“小旺子！干嘛呢？出什么事儿了？”

小旺子是杨广府中一个未成年的太监。他来到杨广近前，滚鞍下马，抹了一把额头的汗珠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王爷，快回吧，王妃娘娘到处找您呢！”

杨广疑惑地盯着小旺子，不安地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，这么急？”

小旺子个头不高，一张圆脸因急匆匆地赶路而涨得通红。他扬着脸，急急地回道：“好像是圣上急诏王爷进宫。看娘娘的脸色，不像是有什么喜事！”

“放屁，王爷我刚升了行军元帅，是天大的喜事，哪会有不好的事儿？准是你小子弄错了！”

小旺子苦着脸，辩道：“王爷，您就借给旺儿一个胆，旺儿也不敢！好像说是皇上发怒了！”

“有这事？不会吧！”



张衡惊讶地望着迷惑的杨广，像安慰又像在询问。而此时的杨广，眉间似乎凝结着冰霜。

“走，回府！”杨广上马抖缰向前蹿去，不多时便到了晋王府。杨广翻身下马，三步并作两步地径往里走。转过影壁，便看见萧妃正在二门前焦急地等候着。

见杨广回来了，萧妃也往前紧迎了两步，全然不见往日的娴雅、从容。

“告诉孤王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杨广一把抓着萧妃的手，扶住有些踉跄的妻子。萧妃的手冰凉并微微颤抖着，声音中也有着抑制不住的微颤。

“晋王，别急，听臣妾说！”萧妃的安慰让杨广更紧张。

杨广和萧妃都长在帝王深宫里，经历了太多的腥风血雨，深知宫墙之内事无大小，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以成全你，也可以置你于死地，可以让你旋风般地飙升，也可以让你旦夕间便身败名裂、永无翻身之日。

“孤王不急，你说吧！”杨广紧紧地攥着萧妃的手，似乎在给她温暖，也传递着勇气。

萧妃望着丈夫略显清瘦的面庞，哽咽着：“紫叶捎信，说皇上接到一份奏折，看后非常生气，说是要撤去王爷的行军元帅之职，准备让太子监国，而且还要御驾亲征！”

“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！昨天还是阳光灿烂，今日怎会乌云满天？知道是谁上的折子吗？折子上写的什么？”

“说王爷的那篇平陈奏疏是抄袭之作！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杨广像头发怒的狮子。

杨广清楚，仅凭这条就可断自己一个欺君之罪，休说保不住爵位，能活命就是皇恩浩荡了。

恍惚中，父皇威严的眼神令杨广不寒而栗。自己的亲叔叔——父皇的亲弟弟滕穆王杨瓚、蔡王杨整不就是在这样的眼神中殒命的吗？

“王爷息怒！听说，皇上和母后还为这事起了争执！”

就在这时，张衡慌慌张张地进来，看看晋王和萧妃的脸色，欲言又止。

“你说吧，大概是什么不好的消息吧！”杨广低沉地命令着张衡。

“小旺子报告，他在街上听说了一些很不中听的话……”张衡嗫嚅着。

“别掖着藏着的，统统说来！”杨广提高了音调。

“街上传言，行军元帅是王爷骗来的，还说您是个绣花枕头，只会吟诗弄墨，还……”

“好了！”

杨广的怒吼吓得张衡面无血色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带着哭腔说道：“都是



小旺子告诉臣的，臣是怕王爷您没有提防，遭人暗算啊！”

“孤不是怪你，起来吧！”杨广恨恨地说道，“这些谣言太恶毒了！”

也难怪，杨广从小到大样样出色，从小受父母夸赞，在太学时受老师夸奖，出仕为官后也是一片赞誉、颂扬，就是在家里，萧妃甜言蜜语环绕，无一日没有赞美之词。

“臣替王爷委屈，您是无辜的啊！”张衡的眼睛湿润了。

杨广倒剪双臂徘徊了一会儿，忽然向萧妃和张衡问道：“你们说，孤不配做行军元帅？”

“不，您是当之无愧的！”萧妃坚定地说。

“王爷是无可替代的！”张衡的话几乎是喊出来的。

“是的，孤是最优秀的！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孤的脚步，孤王一定要当好这个行军元帅，一定能当好这个行军元帅！”杨广展开双臂，像是对天呐喊，也像是对天宣誓。

听到这番话，张衡泪流满面。

杨广跨进宫门的一刹那，心立刻提到了嗓子眼儿，不似先前般沉静，脑子也乱成了一锅粥。

他生埋怨起自己来。动身之前要是答应萧妃一起来，或许现在心里会踏实很多。不带她来倒不是因为女人梳妆打扮耽误时间，实在是想在老婆面前充一回硬汉，扮一回英雄。

不管父皇对自己如何，对这个贤淑的儿媳还不至于怎样吧！毕竟这是父皇亲自为自己挑选的媳妇。多年来，他也没少听父皇夸奖萧妃，因为她实在无可挑剔。但此时说什么都已经来不及了，杨广只好硬着头皮往里闯了！

他看看那些守门的侍卫，似乎一个个都横眉立目、龇牙咧嘴，他们手中的银枪也在日光下闪着寒光，让杨广感觉心底阵阵发凉。

“一定要沉下心来！杨广，或许生死就在吐纳之间。”他命令着自己。

甬道尽头就是父皇的寝宫，这条平整的甬道，杨广曾千百次地走过，今天它为何变得如此漫长？

此时，杨坚正坐在漆面斑驳的旧榻上，审读着前面小几上散放着的奏章。

杨广进去的时候，杨坚头也未抬，只是冰冷地说了句：“坐吧！”

随着那声冰冷的“坐”字，杨广的心瞬间冷了下来。他机械地问候完毕，便像等待判决的囚徒，僵直地站在原地。

“为什么不坐？”杨坚抬起头看了看呆若木鸡的杨广，声音提高了八度。

杨广如梦初醒，“啊”了一声，笨拙地坐了下来。



杨坚似乎发现了杨广的异样，不满地白了儿子一眼，语气中满是责备，道：“怎么像大雨淋怔了一样，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？”

“大概是昨晚没睡好。”他偷看了杨坚一眼，又赶紧补充了一句，“看了多半宿的《孙子》！”

“你知道为什么召你进宫吗？”杨坚转入了正题。

“平陈的事务千头万绪，父皇必是问儿臣如何料理！”杨广鼓足勇气说道。

“朕倒想听听你对将帅素养的高论！”杨坚的语气仍是不够友善。

“儿臣遵命，不妥之处请父皇斧正！”杨广一听大喜过望，心中暗想，真是天助我也！

“古人云：‘将者，民之司命，国家安危之主。’一个优秀的将帅，必须具备全面优长。姜太公对周武王指出将有‘五才’，即勇、智、仁、信、忠；诸葛亮认为‘将才有九’，即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步、骑、猛、大；说法虽异，但宗旨却同：只有加强修养，才能成为优秀的将才。”

杨广说到这里，故意停顿一下，看了看父皇的反应。

杨坚起身了，抖了一下长袍，墨黑的长眉扬了扬，转过身来，对杨广道：“你既知为帅必须具备各项优长，为什么给朕的奏章却是抄袭之作？这‘信’字何来？”

声音虽不大，但字字千钧，重重地擂在杨广的心上。

杨广淡淡一笑：“儿臣虽庸，但深知‘信’字的分量，它重于泰山、价值连城，是做人之本、立业之基，儿臣岂敢唐突？再者，儿臣纵有天大的胆量，也不敢掺假使诈蒙骗父皇！儿臣自从去岁移官淮南道尚书令以来，便知父皇已将平陈之重担托付于儿臣，便兢兢业业未敢稍怠，踏遍寿春的山山水水，已然将伪陈的国情了然于胸，奏章上的字字句句都浸透了儿臣的心血和忠诚。儿臣知道，自开皇以来，前后献平陈之策者不下十人，有高颎之策、王长述之策、崔仲方之策、贺若弼之策、李德林之策、杨素之策、高励之策、王颁之策、梁睿之策，这些计策，儿臣至今能一一记诵。”

“能一一记诵？那好，朕就听崔仲方的吧！”说完，杨坚剪手向窗。

“遵旨。”杨广清了清喉咙，深吸一口气，脱口而出，“臣谨案晋太康元年岁在庚子，晋武平吴，至今开皇六年，岁次丙午，合三百七载。《春秋史记》云：‘王者，三百年一蠲法。’今年三百之期，可谓备矣。陈氏草窃，起于丙子，至今丙午，又子午为冲，阴阳之忌。昔史赵有言曰：‘陈，颛顼之族，为水，故岁在鹑火以灭。’又云：‘周武王克商，封胡公满于陈。’至鲁昭公九年，陈灾，裨灶曰：‘岁五及鹑火而后陈亡，楚克之。’楚，祝融之后也，为火正，故复灭陈。陈承舜后，舜承颛顼，虽太岁左行，岁星右转，鹑火



之岁，陈族再亡，戊午之年，妣虞运尽。语迹虽殊，考事无别。皇朝五运相承，感火德而王，国号为隋，与楚同分。楚是火正，午为鹑火，未为鹑首，申为实沉，酉为大梁。既当周、秦、晋、赵之分，若当此分发兵，将得岁之助，以今量古，陈灭不疑。

“臣谓午未申酉，并是数极。盖闻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，况主圣臣良，兵强国富，动植回心，人神叶契。陈既主昏于上，民蕴于下，险无百二之固，众非九国之师。夏癸、殷辛尚不能立，独此岛夷而稽天讨！伏度朝廷自有宏谟，但刳堯所见，冀申蜚燬。今唯须武昌已下，蕲、和、滁、方、吴、海等州更帖精兵，密营渡计。益、信、襄、荆、基、郢等州速造舟楫，多张形势，为水战之具。蜀、汉二江，是其上流，水路冲要，必争之所。贼虽于流头、荆门、延州、公安、巴陵、隐矶、夏首、蕲口、盆城置船，然终聚汉口、峡口，以水战大决，若贼必以上流有军，令精兵赴援者，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。如拥众自卫，上江水军鼓行以前，虽恃九江五湖之险，非德无以为固，徒有三吴、百越之兵，无恩不能自立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你背得倒是一字不差，但与你的奏章何其相似尔？你不是抄袭，又是什么？”

杨坚把杨广问得有些眩晕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定定神，回道：“回父皇，儿臣的折子里有崔大人的想法，还有高颍高大人的。不过他们谁的都没有儿臣的全面、合理，儿臣只不过是吸收了他们合理的那部分，而不是简单的抄袭，是融会贯通、拓展提高，就像和泥一样，儿臣把它们揉到了一块儿。孟子之于孔子，孙臧之于孙武，不过继承发展而已。如果没了继承和发展，岂不成了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，成了沙丘上的大厦？”

“你说下去！”杨坚被杨广说得气短，声音也缓和了下来。

“是，父皇。父皇常用圣人之言告诫儿臣，要儿臣择其善者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，儿臣谨记在心。父皇还教导儿臣不要死读书，要扬长、发挥，要灵活运用。如今，儿臣都是按照父皇的教导去做的呀！”

杨坚转过身来，脸上漾起了少许的笑意，对杨广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费耗时日写成的奏章不是他人奏章的拼凑，是你心血的创造？说的有几分道理！”

“岂止有几分道理，说得全在理！”杨广不曾留意，母后独孤氏一直在屏风后面倾听。独孤皇后边说边转过屏风，笑吟吟地走向杨广。

杨广急忙趋步向前，向独孤氏叩拜，道：“给母后请安！”

“快起来吧！”独孤皇后爱抚地拍了拍杨广的肩，又转向杨坚道，“皇上还责怪臣妾偏向广儿吗？我就说嘛，广儿能干，绝不会是什么绣花枕头。”

“这下，朕也总算无忧了！”此时，杨坚一脸的轻松和兴奋，独孤皇后也是



满脸笑意，杨广也陪着笑了几下，且笑得极为勉强——悬在心里的长剑始终还没有落下来。他几次想询问奏折是何人所为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因为他怕落个心胸狭窄、企图打击报复的嫌疑。

老师王韶的到来，让杨广喜出望外。

“老师真是及时雨呀！”杨广在心里念叨着，赶忙把王韶迎进客厅。

王韶，字子相，太原晋阳人。北周时，因军功卓著，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。

当年，杨坚为了培养儿子们，颇费一番心思，他同独孤氏共同拟定了几条择师标准，非德才兼备、文武全才者不在候选者之列。经过反复遴选、不断考查，最后划定了蜀王杨秀的老师元衡、元岩，杨广的老师王韶、李雄、李彻等。

王韶是晋王府的常客，来去自由，用不着过多的客套。

“老师可是为街上的流言而来？”杨广呷了一口香喷喷的碧螺春，试探着问。

“既然王爷已经知道，臣就不必细说了。这些谣言不是空穴来风，若任其漫天遍野地刮将起来，其害无穷。王爷不想探个究竟？”王韶说着，习惯性地用指头敲着桌子。别看他年过五旬，可身板硬朗，尽显着十足的军人风采。

“依老师看，它会来自何方？”

“依王爷的聪明，必会想得到！”王韶拧着眉头说道。

停了片刻，杨广打破了沉寂，有些激动地说道：“听说父皇大怒不已，当即要罢去孤的元帅之职，还要让太子监国，御驾南征！”

王韶倒显得不温不火，轻声问道：“王爷还记得左仆射高颍力荐太子为行军元帅吧？”

为了能为太子争得平陈元帅一职，高颍多方奔走，上下呼号，杨广件件都铭记在胸，岂能忘记？

“太子争当行军元帅在情在理，高颍为其奔走也在预料之中。老师的意思是……”

王韶未等杨广说完，便已点头首肯，接着话锋一转，说道：“听说太子病了，王爷不去瞧瞧吗？”

“病了？什么病？”杨广有些疑惑。他清楚地记得昨天跪听圣旨时，太子的精气神还足着呢。

王韶没有回答他，却说道：“看完太子，不妨再去高府拜望一下！别忘了带些礼物！”

“礼物？”杨广颇为不解。



王韶站起身来，缓步道：“太子喜爱吟风弄月，何不抄几首殿下自己的新作聊作纪念？高颉爱谈兵书战策，殿下亦精读过吕望的《六韬》、吴起的《吴子》，能将《孙子兵法》《孙臆兵法》倒背如流，这些岂不是上好的礼品？”

杨广怔了一下，然后恍然大悟，连连点头，道：“孤一时糊涂，竟忘了恩师的教诲。‘夫无谋人之心，而令人疑之，殆；有谋人之心，而令人知之，拙；谋未发而闻于外，则危。’今反其道而行之，让其知我心志，断其念头！”

王韶颌首，又掐指细算，悠然道：“明日便是吉日，正宜登门拜访，王爷不妨尽情挥洒！”

“老师放心，广不做则已，做必成功！”

张衡一直在侧默立，见杨广神色飞扬，也立刻阴转晴天，插话道：“晋王德才兼备，文武双全，皇上选定王爷做大元帅，上合天意，下顺民情，晋王必能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高唱凯歌的。”

“这话若是换成太子或是高大人说，天下就太平了！”王韶感慨地叹了一口气，复又坐回原位。

“他们会说的，有朝一日会说的。”

送走王韶，张衡忽然对杨广道：“今儿上午，臣去老孙家坊去买酒……”

“怎么运进府的？”杨广劈头截住张衡的话，严肃的态度让张衡有点吃惊。

杨坚为了节约粮食，限制酿酒，对王子们的饮酒也严格限制。杨广爱酒，不饮酒出不了好诗，但慑于父皇的严厉，只好瞒天过海，专门安排心腹张衡去暗中买来。

“王爷放心，还是放在大白菜堆里拉来的，其他人一概不知！”

“那也必须小心，免得流言又来了。流言杀人啊！你接着说吧。”杨广的语气缓了下来。

“是。王爷您猜，臣回时遇见谁了？太子府的总管，姬威。”

“他干什么？”杨广很有兴趣。

“买药。那小子醉醺醺的，舌头根子都硬了。臣套他的话，他告诉臣，是给太子买的药。他说，近来太子爷三天两头生病！至于是什么病，他没说，臣也不便多问！”

杨广想了一下，好像很随意地问道：“你跟他挺熟？”

“还行。臣爱喝两盅，他更是嗜酒如命。他小子天天得有酒，听说，他在太子府挺得宠的，喝多了，太子爷竟然只是一笑了事。”

杨广也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再跟他一起喝酒时，你不要喝多！”

张衡纳罕，随即释然道：“那小子，有口无心，好对付！”

杨广冷笑道：“别以为别人都是傻子，那可能恰恰是陷阱。自作聪明者往往



最愚蠢！”

张衡默然地咂摸着杨广的话，半晌方说：“臣知道如何做了！”

杨广拍了下张衡的肩头，把一碗热腾腾的茶水推到张衡的面前，柔声说道：

“你的忠心和能力孤王当然知道，孤王只不过是提醒你。另外，今后别光说好听的，也说些不同的想法，比如平陈还有哪些不利条件，孤王还有哪些地方不如太子和秦王，甚至蜀王。多听听这些有好处啊！”

“人生如茶，不品焉知其中多味！”杨广品了一口香茶，又见天色尚早，便道，“今天你跑了不少路，我们小酌两杯，也好消解一下疲劳。”

“谢晋王！”张衡深鞠一躬。

杨广匆匆用过晚餐，来到书房。往常，杨广总喜欢在这个时候读上一会儿书，或即兴挥毫泼墨写几句古诗。可今天，他却要阅审几封重要的信函：有江南密侍过来的，也有从淮南前线传来的。他就着烛光，细细研读起来。

一个侍女捧着青花细瓷的茶具来到杨广跟前，轻手轻脚地往小茶盅里冲着茶水。也许是被浓浓的茶香所惑，杨广抬头望了一眼侍女，顿时一股清新袭上心头。这小丫头是个生面孔，但却十分耐看。

杨广仔细打量着她。她葱绿的夹袄，粉荷的长裙，圆圆的小脸上水灵灵的双眸顾盼生辉。

“你是刚来的吧？”杨广边看边问。

“回殿下，奴婢刚进府两天！”小侍女怯生生地回答，眼睛始终盯着自己的脚尖。

看着这周身透着芳香的俏人儿，杨广心里痒酥酥的，真想一把揽入怀中，浑身上下亲个够。但一看到案上的书札，便又收回狂奔的心，随便问了句：“你家住哪儿呀？”

“回王爷，奴婢是犯官的女儿！”小侍女的声音更低了，两只手不停地搓着衣角。

杨广没再问下去，他知道，此时，这个丫头心里肯定十分悲凉。按隋律，犯官的家小一律没为官奴。

杨广又上下看了几眼女孩。清纯的少女，此前一定是常在父母膝下撒娇的千金小姐，现在却要学会服侍别人，杨广不禁同情起眼前的姑娘来。于是说道：

“今后，你只管端茶送水，洒扫庭院的粗活儿、重活儿由别人去干！”

小侍女应了一声，悄悄退了出去。

杨广把目光从少女的背影中收了回来，却细细品味着张衡酒后的话：“太子怎么这么没出息，当不了大元帅也不至于一日三醉，拿老婆出气，要是当不了太



子还不知道怎样呢！”

杨广凝眸沉思，眉头都快皱成一个疙瘩了。

“那谣言真的来自太子府吗？”这个问题他想了几十遍了。如果不是太子，那又会是誰呢？

杨广共兄弟五个，依次是太子杨勇、晋王杨广、秦王杨俊、蜀王杨秀和汉王杨谅，五个人都是独孤皇后所生，因此多年来倒也相安无事，和睦相亲。开皇初年以来，兄弟五个被杨坚派往各处军镇，都成了封疆大吏，兄弟同心，父子同德，国运日隆。

但自从决定平陈以来，大家的关系便骤然紧张起来。因为除汉王杨谅年幼外，哥四个都想参加平陈之战。他们知道打陈朝是以强击弱，只会胜不会输；平定了江南，便意味着三百年的分裂从此结束，这是历史性的事件，谁不想在青史留一美名？但毕竟用不了这么多王子亲临前线，因此争取行军元帅之职的较量，从年初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。

各人有各人的优势。太子杨勇早在大隋开国之初便被立为太子，多年来直接参与军国政事，凡涉及死罪的大案要案，杨勇必参与其中，有丰富的谋划、组织经验。再说太子代父南征名正言顺，古已有之，杨勇的积极支持者左仆射高颎就曾向杨坚力谏：“太子宽厚仁和，待人极为真诚，这是为帅不可缺少的品性；此外太子好学，对古今兵书缙有研读，完全可胜元帅之职。”

太子杨勇亦是能文能武，手中大枪舞将起来，箭雨也射不透。

杨勇对元帅之职信心百倍，俨然非己莫属，言语间时不时流露出这种良好的感觉，东宫上下人等都以为太子真的能当上大元帅。

秦王杨俊比二哥杨广只小两岁，从个头、面相上看，二人很难分得清楚谁是哥哥，谁是弟弟。杨俊十一岁封王，十二岁便出任河南道行台尚书令，加右武卫大将军，领关东兵。虽说现在年仅十九岁，但已有多年行军打仗的经验。无论是出谋划策，还是殿前比武，杨俊都不会轻易输给他人。如今国家正是用人之际，领兵打仗、为国出力的请求，谁能说不可以？

蜀王杨秀又比杨俊小两岁，他少小顽劣异常，长大后相貌堂堂，体格魁梧，美须髯，有胆气，武艺出众。但杨秀一向不守法规，致使杨坚对这个儿子颇有成见。他虽也跃跃欲试，但杨广始终以为，父皇绝不会以其为帅的。最后，果不其然。

翌日，日上三竿，杨广来到东宫门前。太子府傍邻皇宫，与晋王府仅一街之隔，气派非同凡响。宫门前警卫禁严，须经侍卫入内通禀才可入内。

二门内又是一番天地，一群群穿红着绿的宫女如彩蝶翩翩，个个形态妖娆，娥眉争艳。



来到寝宫门前，两个模样一般的俊俏姑娘一左一右立在阶下，见王爷来，赶忙通报，然后卷起彩帘，把杨广请了进去。

此时，太子杨勇正在雕花紫檀大床上平躺着，头上罩着一方乳白色绣花湿帕巾。床头床尾有几个宫女端盆捧巾地前后忙着，一个老御医正收拾脉枕准备离去。

“闻听王兄贵体欠安，弟特来探望！”杨广执礼回候。

杨勇面沉似水，抬了一下头，聊作回礼，冷冷地抛了一句：“劳你大驾，孤还一时死不了！”

杨广一笑置之。他曾读过医家的经典，可说是粗通医理，所以转头向呆立在一旁的御医问道：“太子的脉象如何？”

“回王爷，太子爷只不过受些风寒，并无大碍，臣已开好药方，调养数日就可无事！”

“你们小心伺候，不可大意！”

御医唯唯而退。

杨广接过宫女手中的银碗，吹了吹汤药，对侧身向内的杨勇轻呼道：“王兄，此系微恙，只需安心静养，多多通气疏络，几日便当康复！”

“天上有太阳，地上有余荫，祛病养生，孤还晓得一二，不必劳神。你乃行军元帅，日理万机，忙你的千秋伟业去吧！”太子又是硬邦邦地甩了一句。

“看来太子体疾虽小，心病却深！”

幼年时，兄弟俩在太学同窗共读，诵书时杨广总要先于杨勇，作对子时，他总第一个做好。看到杨广在赞扬声中陶醉的样子，杨勇便把小嘴撅得老高。

十几年过去了，杨勇心性依旧，但杨广似乎毫不在意，仍温和得像外面的暖阳。

今日杨勇的表现与上一次晤面迥然不同。一个月前，杨广刚从寿春回来就来拜望太子。对于晋王的不请自到，太子显得忙乱而又高兴，如孩子般兴奋。杨广从张衡手中接过寿春特产的芝麻酥糖递与杨勇，杨勇立刻尝了一口，啧啧称赞。

杨勇依然清瘦，略显苍白的脸上，眼圈黑黑，也许因为兴奋，两颊上有了淡淡的红晕。来到客厅，兄弟俩促膝而坐，品茗笑谈，不亦乐乎。说到热门话题平陈，太子侃侃而谈，眉飞色舞，俨然是一位千军万马的统帅。

杨广正在回想，宫女献上了西湖龙井。杨广接茶在手，啜了一口，含在嘴中，品了品，盛赞龙井煮得好，然后话题一转，道：“茶无诗，了无情趣，待弟为王兄读几首我新近的拙作，请兄长斧正！”

“何不请教薛道衡，诗坛泰斗，你的老师？”



杨广一听，便知太子还在为太学时的争论挟恨。

杨广在太学读书时，正是北周武帝时期。薛道衡先仕北齐，武帝灭北齐后，入仕北周，以诗闻名。其诗情词清丽，委婉动人，杨广尤喜诵读，尤对《昔昔盐》一诗爱不释手。

杨广笑道：“王兄好记性！你不也喜欢庾信庾子山的苍劲沉郁吗？《哀江南赋》你都能倒背如流！”

“俱往矣，孤现在既不爱庾子山，也不慕薛玄卿，却独钟情于陶渊明。孤也有诗，却不在于业。”杨勇少气无力的语调实在大煞风景。

杨广决定激一激杨勇，旋即又觉不妥善，便又把话题引到诗与志、诗与情的圈子内，遂说：“诗言志，歌抒怀。薛道衡乃外人，哪及自家兄弟了解得透彻？广的心志，皇兄最了解，不求您改，难道去求外人？”

“也好，孤倒要看看你言的是何大志！”杨勇的语气尽管还是那么辣味十足，但情绪被调了起来。他挣扎着坐起身来，展开第一篇，扫了一遍，脸色稍稍平和，再看，便轻轻地吟咏起来：

#### 夏日临江

夏潭荫修竹，高岸坐长枫。  
日落沧江静，云散远山空。  
鹭飞林外白，莲开水上红。  
逍遥有余兴，怅望情不终。

“好！好！好个‘夏潭荫修竹，高岸坐长枫’，意境幽美，值得玩味。”

杨勇猛击床头小几，将银碗打翻，却还在咕咕叽叽地说着：“此诗意境悠长，大有五柳先生遗风。曰：‘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’何其相似乃尔！”

“拙作还请王兄斧正！弟只是即景抒情，难登大雅之堂。”

“二弟过谦了，依我看，这首诗绝不亚于你常常挂嘴边的那首《人日思归》，什么‘一入春才七日，离家已二年，人归落雁后，思发在花前’。你写诗的功夫已超过薛道衡了！”

杨广发觉太子语气大变，于是问道：“王兄近来可有新作？”

“没写几首，不过倒是读了一些好诗，像庾信的《寄徐陵》、《和侃法师》。”

杨广也读过这几首流传甚广的诗作，知道其诗苍劲悲凉。太子欣赏它，大概与其怅然的心境有关吧！杨广不便深问，便有意转移话题：“昔年在太学时，皇



兄长于古诗，也偶写一些骈文，都常被老师摇头晃脑地吟诵，情景至今难忘啊！长孙晟独爱汉大赋，弟却偏爱读山水田园诗，尤喜吴均体，像‘山际见来烟，竹中窥落日。鸟向檐上飞，云从窗里出’。”

杨勇听着杨广缓缓的陈述，也似在沉思。他是个情绪化极强的人，一会儿风雨雷电，一会儿阳光灿烂。他仰起头又垂下，平静地说道：“二弟今天来看望、安慰为兄，兄已心领了。其实你的文才武略都比为兄强得多，这在太学时就分出高下了。为兄能有如此优秀的皇弟，高兴啊！你能被选中作为主帅，不是别的原因，而是你出众的能力。作为兄长，作为太子，我衷心地祝贺你！”

杨勇说得很动情，眼中清晰可见晶莹的泪花。杨广一把拉住杨勇的手，紧紧地握在了一起，而一旁的张衡，脸上则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嘲。

到高颖府上拜访是第三天上午的事，高颖设宴款待了晋王。高颖的酒量比不上杨广，渐渐地，高颖的舌根便发硬了，话也多起来了：“当年，宇文护逼……死独孤信将军，我就对宇文护……恨……透了。不管他的，我照样和……独孤家来往，所以……人称我为‘独孤公’。”

杨广怕高颖说个没完，便截住他的话头：“高大人，这些事您已经讲过了，您是不是先喝点醒酒汤啊！”

“我没醉，当年在庆祝消灭……尉迟迥叛军的庆功宴上，我……喝得比现在还多，那照样没……醉！”

“高大人，您是不是先休息一下？”

杨广示意旁边的侍女扶高颖回房，高颖手一摆，说：“晋王，实话告诉您，选平陈大元帅，皇上和皇后……没少操心，皇上……看了好多人的报告。其实，皇上、皇后的心思我知道，太子、晋王您和秦王的心思我也知道，不过，只要是你们皇族的人挂帅，我都会竭忠尽智，但请你不要有……任何误会！”

“孤王怎么会误会呢？高大人素来是以江山社稷为重，没有任何私心，满朝文武尽人皆知，就连父皇母后也是夸赞不已！”

高颖抹了一把油光光的嘴，嘻嘻地笑着说：“晋王所言不差！连日来，臣一直……在计划平陈的军力布置。”

刚说到这儿，高颖内心一阵翻滚，一口污物喷溅而出，险些吐在杨广的脸上。杨广拧着眉头，赶快上前搀扶，高府的侍人也一拥而上，帮高颖清理污秽。一个侍女埋怨道：“为什么让老爷喝酒？”

“为什么不能让高大人喝酒？”杨广不解，追问道。

“老爷生了一种病，沾酒就肚子疼，瞧了好多大夫，可就是瞧不好！”

此时的高颖，已是脸色苍白，双手捂着肚子，汗珠子满额都是。杨广顿觉有些愧疚，后悔适才不该用话激高颖。原来，高颖宴前说自己酒量不行，请晋王自